

近年越來越多外國畫廊進駐香港，他們各自抱着不同的原因將藝術作品帶到香港的空間，盼望給藝術家在亞洲的市場找到一線生機。來自比利時的維伍德畫廊（Axel Vervoordt Gallery）也同樣將畫廊設於香港，五年前在中環娛樂行開設其首個海外分部，今年3月正式在藝術社區黃竹坑開設一個兩層樓高的全新空間。創辦人鮑爾斯·維伍德（Boris Vervoordt）選擇在香港成立首個比利時以外的畫廊，卻僅僅源於一種情意結。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



■畫廊創辦人鮑爾斯·維伍德



■畫廊裡設有互相交流的空間



■畫廊鼓勵觀賞者利用自然光欣賞作品



■畫廊特意帶來非洲藝術家 El Anatsui 的一件作品

2011年1月

維伍德畫廊在比利時安特衛普成立，畫廊起初以支持前衛派零運動（ZE-RO）及具體藝術派（Gutai）為願景，然後慢慢向當代藝術推進，特別專注於虛無、創作過程有關的概念和時空經驗的疑惑。「成立畫廊的時候是希望給我們支持的藝術家一個平台，我們尤其喜歡將西方和東方的藝術相連接，所以很自然地我們在西方和東方都設有自己的空間。」Boris 憶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，總是隨父母來香港探望朋友，尤其在黃竹坑這一帶，現在他沒有讓這個童年回憶就此成為過去，更選擇在香港設立一個讓中西文化思想碰撞的空間。

情意結的延伸

「東方思想和哲學是我們畫廊的基因。」從小接受西方教育，同時受東方思想影響的 Boris 將他對東方美學的認識和追求融入到畫廊裡，就好像下一個來港展出的藝術家 Raimund Girke 的作品也同樣是受中國哲學家老子思想所影響。除了加入東方美學的精神，Boris 希望不斷追求和調整畫廊新的發展路向，加入更多實驗性的元素，在嘗試裡摸索到畫廊的定位。而能夠培養跟當代藝術家的關係、參與更多地區的藝術博覽會也是畫廊其中一個目標。

然而，Boris 坦言畫廊跟藝術博覽會的展覽有所不同，因為畫廊並不想去討好大眾，或者試探市場的水溫，而是希望每個來到的個體，可以從中得到快樂，同時能夠分享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。「我希望這個畫廊可以給本地社區注入新靈感，在展出當代藝術品的同時，幫助建立藝術家和社區之間的聯繫。」

空間設計別出心裁

Boris 非常看重藝術作品在一個空間的

金守子的作品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聚焦於縫紉作品，《無題》是她將用過的物品：舊衣服和線運用在作品當中，主要探討人類所處的環境，包括：游牧、遷徙、人際關係和女性地位等議題。

彼得·布根豪特的雕塑裝置《On Hold》

融入。因為童年回憶而鍾情於黃竹坑，他特意利用這區的優勢，選擇了與山相臨近的大廈，以及允許自然光打進窗戶的單位作為畫廊展示的空間。有別於一般的畫廊純白色的簡約風格，維伍德畫廊相反顯得暗淡，但僅有的自然光卻正好照着藝術作品，讓它們呈現最真實的色彩和輪廓。

選址在山的旁邊，往窗外看是一片綠色的山丘。畫廊合作的藝術家很多都從建立朋友關係開始，一起成長，再變成合作夥伴。他們的性格都不約而同有相似的地方，追求與大自然貼近，遠離城市的煩囂。畫廊的設計讓作品融入大自然的觀念，作品擺放的位置猶如被山所包圍，融入到清新的氛圍中。除此以外，畫廊裡面特設一個有桌椅、書籍的空間，讓觀賞的人可以安靜下來思考、閱讀或者與其他人進行思想交流。

以「無盡變幻」主題揭幕

守着畫廊的初衷，Boris 給開幕展覽「無盡變幻」帶來跨越不同地域的藝術家，包括：來自比利時的彼得·布根豪

■博斯克·索迪作品《無題》

■金守子的作品主要探討人類所處的環境

■藝術家 Ka-zuo Shiraga 作品

彼得·布根豪特的雕塑裝置《On Hold》以工業垃圾、傢具塵土、天然馬毛或硝製動物內臟等，在雜亂無章的表象下有屬於自己精心佈置的邏輯，其作品引人矚目，也讓人心生畏懼，體現生命有一種脆弱和充滿神經質的美感。

博斯克·索迪以其質感豐富、顏色生動的大型畫作而聞名。他專注於材料探索，創造性姿態，以及藝術家和其作品之間的精神聯結，力求突破概念性障礙。他的畫作大多沒有名字，希望作品超越當前存在的任何傾向性。



■畫廊在不同的角落設有讓觀賞者交流的空間



■作品《Armor》（左）和《Bottari》

「畫廊周北京」與「蘇黎世藝術周」首合作 構建國際藝術引介新模式

於日前結束的蘇黎世藝術周，兩家北京畫廊——魔金石空間和當代唐人藝術中心，分別推出兩位中國藝術家的主題個展。其中，魔金石空間帶來藝術家蔣志的個展《震源》，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則展出了藝術家趙趙的個人創作項目。兩位中國當代藝術家在蘇黎世藝術周亮相，是在國際藝術市場的舞台上，傳遞出中國當代藝術的新聲。

為加深中國、瑞士當代藝術界之間的合作，2019年「蘇黎世藝術周」與「畫廊周北京」首次聯手進行交換合作，在此前閉幕的「畫廊周北京」活動中，兩家重視學術性的蘇黎世商業畫廊——伊娃·培森胡柏畫廊與Mai 36畫廊，已分別攜美國藝術家莎拉·休斯、古巴藝術家米切·佩瑞茲、保羅的個展來到北京，將其策展理念與歐洲畫廊系統的發展方法引入中國。

「我支持北京和蘇黎世的這兩個年輕藝術平台之間的多方面合作。在北京和蘇黎世成為當代藝術的世界級中心的願景裡，持續的文化交流是至關重要的。」著名藝術贊助人烏里·希克作為北京與蘇黎世藝術交流大使，支持並認同兩個城市之間藝術訪問活動的影響力和重

要性。在他看來，北京和蘇黎世都是在經濟、政治、文化領域舉足輕重的城市，與此同時，老牌藝術博覽會在本國舉辦吸引了眾多藏家、媒體前來參觀。而畫廊周北京與蘇黎世藝術周在組織經營上亦擁有許多相似性：不僅僅局限於畫廊商業活動，各機構聯合起來推廣自身，注重藝術欣賞的整體體驗與學術策展的能量，多區域相互聯動、扶持，形成整個城市的文化活動，美術館和博物館的加入更強調了面對公眾的藝術培育作用。

「歐洲的畫廊歷史發展，從藝術創造、藝術運營到藝術推廣層面上，已經形成了非常清晰的策略，也是一套系統的工作方式，其成熟經驗對於國內的藝術市場是非常好的補充。」畫廊周北京執行總監王一妃指出，合作的初衷，是希望通過多樣的合作形式和國際展覽項目的安排，構築起國際與中國當代藝術之間的對話，「我們希望這樣的國際互推活動在今後的畫廊周北京中成為常設單元，鼓勵中國其他城市、世界其他地區的畫廊來到北京，而北京的畫廊也能夠將在地氣質帶入其他空間。」

文：張夢薇



■蔣志作品《Hypocenter》



■趙趙作品《彌留》

用格子編織創作語言 比尼恩在亂中尋秩序

藝術家的一生不斷作出新的嘗試，務求在作品裡面尋到突破和新啟發。而美國藝術家麥克瑟·比尼恩（McArthur Binion）也不例外，現年72歲的他擁有長達五十年的裝配畫的實踐，從來不局限自己的身份，以不同種類的藝術給大家呈現他想要表達的信息，他的作品很多時候會被大眾形容為「抽象」、「極簡」，但比尼恩卻抗拒這種對於他創作的生硬歸類。

立木畫廊和Massimo de Carlo畫廊由即日起至7月6日，攜手比尼恩策劃其首個在亞洲的展覽，展出了新系列繪畫作品《手：作品：II》（Hand: Work: II），它將會把觀賞者帶入新的概念領域，包括表演性的自我肖像，相比過往的展覽的內容有所拓展。在這次的展覽作品中，比尼恩用自己的手作為一種符號，在大型畫布上不斷重複刻畫，並糅合個人歷史和對社會看法製作出一系列的作品。他將自己的手融入到繪畫裡面，呈現自我生成這一重要主題，手的姿態也暗示了比尼恩創作極度耗時和大工作量的本質。觀賞者能在他創作規律、邏輯裡面感受到比尼恩凝聚於單一畫作中的眾多姿勢與動作。

比尼恩1973年在美國克蘭布魯克藝術學院畢業，其後遷往充滿藝術氣氛的

城市紐約定居，給他往後的創作鋪墊了一定的基礎。在紐約的時候他認識了當地的一些藝術家並一起合作，在思想互相影響下，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創作風格從姿態抽象風格演變為簡約、色彩繽紛的幾何抽象風格。他開始利用自己生活上具有紀念性的物品作為創作的元素，在2000年代初期，他將個人電話簿、出生證明及家庭照的副本組合在密密麻麻的手繪網絡中，開創了自己個人獨特的風格和美學。

在藝術中尋找目的地

從《手：作品：II》作品裡，要是觀賞者仔細去看不難發現，比尼恩利用方格、線條來描繪畫作，也編織出屬於自己作品的一種節奏。比尼恩坦言這種類型的創作在亞洲並不常見，然而他希望觀賞的人能夠細味箇中的創作語言。因為他認為，將有秩序、有規律的格子作為作品的根基，能夠讓信息和理念更加有力量，而且能夠帶出一種張力。即使他接下來的創作會慢慢離開方格的模式，走上新的路線，但格子裡面都隱藏了不同的元素和一些被遺忘和忽略的過去。比尼恩憶述從求學時期已經學習利用格子創作，而且他非常享受在一個沒有任何聲音和音樂的環境下進行思考，因為這樣他就可以更專注於所學到的事



■美國藝術家麥克瑟·比尼恩



■比尼恩舉辦首個在亞洲的個人展覽

物。在創作的歷程上，比尼恩感覺每一天對他來說都很重要，而且很緊迫。但是他從來都不對作品出來的效果有任何特定的期望，也不會刻意決定它的「目的地」和「命運」，只會按着過程放手讓作品成為自己的樣式。他提到自己小時候本身是一個左撇子，後來被刻意扭轉成為用右手工作的人，他覺得這個經歷就像他的藝術生涯一樣。「我並沒有從藝術的背景出發，但是我卻在藝術中着陸了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